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十尾龜
第二十回 索金釧滑頭露馬腳 打茶圍缺嘴吹牛皮

話說梅心泉聽說魏企淵到了，霍地立起身來，把兩袖一掬，預備一頓精華頭，結果他的殘生性命。看官，這椿事情倘使真能辦到，世界上少了一個壞人，社會中除去一個民賊，爽爽快快，乾乾淨淨，不要說看官們願意，就是在下編書的也快活不已。無奈魏企淵這奸雄，惡貫尚未滿盈，賊運數不當盡。梅心泉等他，他這晚偏偏不到，進來的光是錢瑟公一個子。梅心泉急問：「這奸賊不來麼？」瑟公茫然道：「你問的是誰？」

心泉道：「是漢奸，是賣國賊。」

瑟公道：「誰是漢奸，誰是賣國賊？漢奸賣國賊總也有個姓名的。」

心泉道：「還有誰來，就是魏企淵這賣國賊。」

瑟公驚道：「魏企淵是維新大志士，如何說他賣國賊起來？」

春泉、靜齋齊道：「原來瑟翁也沒有曉得。」

遂把方才的話說了一遍。瑟公還沒有回答，介山早接口道：「這種空空洞洞的事，就算他真的，也不過是事出有因，言無實據，只好當一樁疑案。並且企淵先生是一介書生，逃亡海外，無權無勢，就真要賣掉中國，請教從何處下手，怎樣一個賣法。罵他做賣國賊的人，未免把他瞧得太重了。據兄弟看來，企淵先生，賣國賊的資格還沒有到巴呢。眾位兄弟的話說得錯了沒有？」

看官，你道周介山為甚死活要替魏企淵開脫。原來魏企淵一到上海，就有朋友陪他到周介山公館裡玩耍。企淵本是個色鬼，見了這許多粉白黛綠，頃刻就渾起來，與介山的令妹小燕，更是機投意合，第一天碰面，就攀成了相好。企淵在小燕身上，著實花掉了幾個錢，於介山生計問題，不無小補。所以介山這樣的關切，一大半也無非為自己。就是瑟公與企淵的認識，也是介山介紹的。（原來如此）當下梅心泉聽了介山的話，就氣忿忿答道：「我不管他能夠賣國不能夠賣國，只他有了這個心，便就是漢奸，便就是賣國賊，我便要結果他的狗命。等他賣國賣成功了，我就打死一百個魏企淵，已經晚了，來不及了。」

春泉等都拍手稱妙。瑟公道：「企淵原來不是好人，怪道我今天專席請他，邀了兩回不來。我因他是個大名士，特特自己坐著馬車去邀。到了那裡。一個底下人引我進會客所，叫我坐下。我見他並不出來迎接，這麼的搭架子，心裡已有三分不自在。候了許久，仍舊不見他出來。問問他的底下人，底下人說老爺正會著外國客人，請老爺寬坐一下子，等一等就來的。我又等了好一會，原舊不見動靜。再叫他底下人去問，那知問問連底下人都不出來了。左等右等，等了個不耐煩，我心裡焦躁起來。正想不別而行，他倒出來了。也並沒說甚有勞久候等常套抱歉話，只向我道：『老哥賜飯，兄弟謝謝了。』

我問他：『為甚不肯光顧？敢是瞧不起兄弟麼？』

他說：『笑話笑話本抵想奉擾的，現在來了個外國客人，稍微有點子賤事，還有好一會耽擱呢。』

我回他：『兄弟專誠奉請，尊兄既然有事，就略等一會子也不妨。』

他說：『實不相瞞，今晚領事公館裡，約兄弟吃飯，兄弟為點子賤事，不能不去一趟。老哥厚意，兄弟心領就是了。』

我見他真個有事，也不相強，就一個兒回來了。現在聽你們一說，才曉得所謂賤事賤事，就是賣國的事情。這個人真可惡，從此後我不願認識他了。」

梅心泉道：「他又不是外交人員，要和外國領事來往做什麼。」

錢瑟公道：「不必談他了，眾位候了許久，只怕都餓了。」

梅心泉道：「我倒不餓。」

瑟公道：「敢是吃過點心麼？」

心泉道：「受足了氣，如何再會餓。」

瑟公道：「誰給氣你受？」

心泉道：「堂堂中國出了這種寶貨，叫人怎麼不要氣煞。」

錢瑟公道：「丟開丟開，這種寶貨不必再去提他，我們喝我們的酒罷。彼此都是熟人，隨意坐坐，不用定什麼席了。」

於是大家坐定，周介山執筆在手，替眾人開局票，各人各叫各的相好。局票發去，堂信就上起菜來。瑟公怕梅心泉再發牢騷，鼓起興致擺莊。當下與毛惠伯合擺了個莊，不限杯數，名叫無底洞。眾人都不服，梅心泉、費春泉、馬靜齋、周介山、王祥甫齊道他們兩個人共有多少酒量，竟敢這樣發狂，我們也聊為一，合打他兩個子。我眾彼寡，理無不勝。瑟公道：「這倒慢說，兵在精而不在多，將在謀而不在勇。你們靠著人多有什麼用。」

毛惠伯道：「人多遮得眼黑，只遮得眼黑罷了。」

靜齋道：「瑟翁的貴相好周碧桃是好酒量，自然有恃無恐了。」

春泉道：「他新做的印雪軒，酒量也可以。只消多叫幾個局，就抵過我們了。」

說得瑟公跳起來道：「你們怕我叫局代酒，現在大家不許相好代酒，自划自吃，誰代酒就罰誰。代一杯，罰十杯可好不好？」

春泉道：「在席的人通吃是可以的。」

瑟公道：「那可以，只不許相好娘姨大姐代是了。」

梅心泉道：「好好好，這樣很公平。春翁，他們兩國連橫，我們就五國約縱。連橫約縱，看是橫人勝，還是縱人勝？」

瑟公道：「任你們約縱罷，我們先要存起酒來了。」

喊堂信拿了大杯來，斟了小杯，並在大杯裡，兩個人先喝了二十小杯。照過杯，向眾人道：「那一位來開個利市？」

梅心泉攘臂而起，笑說：「我來打個頭陣，五杯一記，四記打完你，讓你再喝酒。」

於是五魁八馬，鬧了一陣。卻是心泉輸的，心泉偏不肯服，喝完酒再要划。毛惠伯道：「心翁拳棒雖好，拳術卻不甚精明，還是換一位過來罷。」

心泉愈不肯服，又划兩拳，又是輸的。直到第三拳上，方才勝了。此時叫的堂唱已陸陸續續來了。梅心泉輸下來的酒，還沒有喝掉，涼在台上。梁雙玉伸手來接，剛剛被瑟公瞧見，喊道：「心翁貴相好犯令，與受同科，想是都要喝罰酒了。心泉忙的劈手搶下，自己咕咚咕咚一陣喝乾了。笑說總算不曾犯，總算不曾犯，你想深文周納，加一句與受同科。方才出令時光，是沒有表明呢。」

毛惠伯埋怨瑟公道：「你為什麼要響，等他喝完了，斟上酒去罰他，怕他不喝麼。」

梁雙玉道：「錢四少，我們代杯巴灑，尋常的很，怎麼也有講究起來。你倒說給我聽聽看。」

瑟公道：「今天有講究，明天就沒什麼講究了。」

雙玉原是茫然，梅心泉把不准代酒的緣故，講說了出來，眾信人方才明白。此時檯面上拳聲響亮，酒氣蒸騰，約縱連橫，車輪鏖戰，此敗彼進，各不相下。比了平日興致，自高數倍。直鬧到十一點敲過，合席有些酪酊，方才罷休。許多出局，已走的七零八落，只錢瑟公的周碧桃，馬靜齋的豔情閣，費春泉的王翠芬，王祥甫的甄可卿，比眾巴結，不曾走動。席散將行，王祥甫拱手向錢瑟公及在席眾人道：「明朝奉屈一敘，並請諸位光陪。」

回頭指著叫的出局道：「就在兆貴裡他院子裡頭。」

眾人應諾，問道：「貴相好可是叫甄可卿，我們都沒有見過。」

王樣甫道：「我也是新做起，原底朋友叫的，後來朋友薦給我，我也就此叫了。」

眾人都說很好，客人信人一齊告辭，接踵出門。

錢瑟公送過客，也就回公館去了。回到公館卸下馬車，小馬夫劉小泉跟了進來。瑟公沒有理會，小泉輕喊「老爺，老爺。」

瑟公停住腳，回問「何事？」

劉小泉又輕喊了一聲，卻回過頭去向背後望望，好似怕人趕上來似的。瑟公見劉小泉鬼頭鬼腦，大有鬼氣，不禁動起疑來，忙問：「小泉，你做什麼？」

小泉道：「老爺，我今日在堂子裡頭聽著一句話，於老爺身上很有關係。」

說著，走近身來。瑟公道：「有話儘管堂堂皇皇的講，鬼鬼祟祟做什麼？」

小泉道：「這句話不好叫別人聽去的。」

說著把嘴向外一努，又把手指指外邊，好似防備大馬夫似的。瑟公見了，知道必有重大事。劉小泉走近身旁，咬著瑟公耳朵，密密切切，談了好一會。只見瑟公臉上漸漸變起色來。

看官，你道劉小泉談的是什麼事故？原來錢瑟公一生行俠仗義，慣喜管理不乾己事情，包打不平，揮金如土。感恩的人員是很多，懷怨的人卻也不少。那些下流社會，仗著聰明才智，在租界上乾些不公不法事情的，見了瑟公無不銜恨切骨。

內中恨得最利害的，要算堂子幫、馬夫幫、范高頭餘黨這三類人最為利害。倘要把他們怨恨的緣由，一一抒寫出來，累牘連篇也不能盡。看官們雖然不討厭，這部十尾龜中，橫占了這許多非龜界事情，拿文章老例衡起來，不就是喧賓奪主麼。所以只好簡括其辭的略述幾句。錢瑟公在商界上名譽既盛，中西官員，愛慕他的公義，沒一個不與他交通。所以瑟公要辦個巴人，真是不費吹灰之力。他便仗著這點子聲勢有聞必送，無惡不除，弄的下流社會中幾個壞人，再也不能容足，怎麼不要銜恨切骨。（為下集遇刺張本。）

這日，劉小泉見飯後沒事，依舊宕到恩慶裡阿翠家去。阿翠一見就道：「你怎麼又來了？」

小泉道：「敢是你不要我來麼？」

阿翠道：「不是呀，方才叫你多睡會子，定管不肯，巴巴的爬起來。現在卻又來了，跑來跑去，你腳筋倒著實好。」

小泉道：「我恐防老爺要門出，那知回去已經出門了，並不曾坐馬車，吩咐著阿長，叫六點鐘放馬車到周公館去接。閒著沒事，自然又來張張你了。」

阿翠道：「真是不巧，你前腳才走，後腳就有朋友來張你。現在朋友去了，你倒又來了。活像孩子們捉迷藏呢。」

劉小泉道：「誰來張我？」

阿翠道：「是錢耕心，你去後就來的。」

小泉道：「這小子來做什麼，不要轉你念頭麼。」

阿翠道：「錢耕心是括皮朋友，專喜歡倒貼的。像我這種整腳人，拿什麼錢來貼漢，他如何會要。」

小泉道：「他來有甚事情，是不是找我？」

阿翠道：「耕心今朝坍了個大台，你曉得麼？」

小泉道：「他如何會坍台，吃著外國飯，靠著洋行牌子，軋兩個朋友都是長（ㄛ++兩）黨，穿兩件衣裳，出統換統，光鮮得公子哥兒似的。弔弔膀子，騙騙銅錢，快活得像活仙人一樣，他如何會坍台？」

阿翠道：「他這台就從弔膀子騙銅錢上坍的。他昨天手臂上套著那只金釧臂，你道他那裡來的？」

小泉道：「那我如何會知道。」

阿翠道：「就是祥記火腿棧擋手馬靜齋女孩子的東西。他在周公館裡搭腔搭手，胡言亂說，猛吹其牛皮，自己真姓名瞞掉了，捏一個假姓名出來，說是姓王，行裡王買辦就是嫡親哥哥。家裡有著好幾十萬家私，都由哥哥掌管著，一俟自己結了婚，就要分家的。說得馬小姐十分相信，一心一意要嫁給他做老婆。不知被他騙著了多少銅錢，多少首飾。今天也是合當有事，馬靜齋不知怎樣，忽地查起這只釧臂來，馬小姐發了急，親到正記洋行去看心耕。可憐馬小姐還沒有曉得他真姓名，跨進帳房，指名要見王心耕。帳房裡回說：『本行裡並沒有人叫王心耕。』

馬小姐道：『怎麼沒有，王心耕是你們行裡的翻譯。』

帳房裡道：『本行翻譯只有姓謝的，沒有姓王的。謝先生是五十多歲的老翻譯了，在本行已經做了二十多年生意。』

馬小姐道：『你們行裡究竟有沒有姓王的人？』

帳房道：『姓王的人多的很，我也是姓王，買辦也姓王，跑樓也姓王，煞拉夫也姓王。叫心耕的人卻沒有。』

馬小姐聽說買辦姓王，歡喜道：『買辦可有個兄弟在這裡做生意？』

帳房道：『就是跑街小王先生，現在出去了。』

馬小姐道：『正是他，我正是找他，他可什麼時候回行？』

帳房道：『小王吃飯總要回行的，就要快來了，你等等罷。』

馬小姐坐在帳房高台外那條長板凳上，進進出出的人，都不住眼向馬小姐瞧看。幸得馬小姐是衝場衝慣了的，不然不要羞死了麼。馬小姐死坐在板凳上，心裡轆轤似的轉念頭，暗想叫得小王，必是心耕無疑，只是帳房裡人怎麼不曉得他的表字。正想著，一個學生意，嘩說『小王先生來了，小王先生來了。』

馬小姐忙著起身瞧時，只見外面走進一個四十多歲的大胖子，又長又大，又黑又肥，麻臉闊腮，粗腰厚背，好像門神似的。一擺一擺進來，不覺一怔。只見學生意趕著那人叫『小王先生，小王先生，有人找你哪，就是這位姑娘。』

說著，把手向馬小姐一指。那小王先生就擺過來，嘻開著血盆大口，問『找我做什麼？』

一股蔥蒜臭直衝過來，衝得馬小姐幾乎要吐出來。小王先生偏還嘻皮韃臉的問長問短，問得馬小姐差不多要哭出來。此時，齊巧有個西崽到帳房裡來拿什麼，問起情形笑道：『你上了人家的當了。』

回向小王先生道：『那總是錢阿耕鬧的亂子。』

小王先生道：『阿耕也真會串，串出這種巴戲來。』

西崽向馬小姐道：『我們這裡只有個錢耕心，專門拐騙女人銅錢，你碰著的可是個白晳晳二十歲不到年紀的小伙子？人品是文雅雅雅。』

馬小姐點頭稱是。西崽道：『你被他騙了去多少東西？這個小滑頭，考究拆人家洋爛污。你道他哥哥真做買辦的麼？他與我們一般做西崽的，買辦是他的哥哥？他前世的哥哥才做買辦呢。你從此可不要再去上他當了，東西到了他手裡，禮拜九才有得還你，也可不必再問他取討。討討討，再加點子找頭是真的呢。』

馬小姐氣得個發昏，回到家裡頭，一字不瞞的告訴了靜齋。靜齋恨極，立刻進稟新衙門，告了耕心一狀。耕心急了，所以特來尋你，曉得錢瑟公老爺和馬靜齋是好朋友，想托你轉求四老爺，叫四老爺勸勸姓馬的。你又偏偏不在，他這會子只怕到公館裡去尋你了。忽聽蓬蓬打門聲響，阿翠道：「錢耕心又來了。」

客堂裡娘姨答應「來了，是那個？」

門外因說「是我。」

聲音不像錢耕心。小泉知係別客，自然照例迴避。從床背後推進後房門，避向亭子間去了。外面客人已經進房，聽腳步聲是兩個人。阿翠含笑前迎，口稱「胡少爺多時不來了，今天甚麼風吹過來？」

那人道：「劉小泉常在這裡走動，碰見了恐怕不方便，我們都是朋友呢。」

那聲音不是別人，正是錢瑟公大馬夫，叫胡阿福的。接著阿翠道：「劉少爺也不很來。」

又聽一人道：「你也叫婆婆媽媽，這又礙什麼。堂子裡是大家走得的，又不是他的家眷。老弟，這兩個不是在你面上吹甚牛皮，朋友的相好，除是不給我見面，一見面，哼哼可就要剪他的邊了。見一個剪一個，見兩個剪兩個，從沒有逃過一個過。」

阿福道：「朋友相好，被你剪了邊去，不要同你吃醋麼。」

那人道：「吃醋那個敢，哼哼它弟不是在你面前吹句牛皮，這些朋友都見我怕的呢。你不信到外面打聽打聽，提起我缺嘴阿六的名頭，看人家怎麼向你說。不瞞你說，我缺嘴阿六剪邊手段，在上海也頗頗有些小名聲。任你是誰，見了我都要迴避。」

胡阿福道：「老阿哥，就這麼著罷。不要盡吹牛皮了。」

那人道：「這兩個為甚要吹牛皮，就吹牛皮總要外頭人面前吹，這幾個都是自己人，吹什麼，就吹了也沒味道。」

胡阿福道：「老阿哥勸你少說幾句罷，做兄弟的那一樁事情不曉得，說出來未免就要坍你的台。你說眾朋友都不敢和你吃醋，上年三月裡，阿三那裡，那個合莊老大兩個相打，打傷了送到仁濟醫院裡去，又是那個？」

那人聽了，只呵呵的笑，並沒有一句話回答。遂聽見他們坐下吃水煙聲音。阿翠叫他們煙榻上躺躺，接著便是燒煙聲，吸煙聲，呷茶聲，咳嗽聲，雜然並作。一會又聽那人道：「阿福弟，你錢公館裡生意回掉了沒有？」

阿福道：「好好的做著，為甚要回掉，現在尋一頭生意也很繁難，並且錢老爺又最和氣不過，手頭又是鬆，一節上外快也很不少。錢公館這頭生意，我倒很是稱心。就是朋友淘裡羨慕我的，也很不少。」

那人道：「出息雖好，我終勸你回掉的好，情願揀出息少點子的生意做，安逸些。你少嫌幾個錢，要少擔了多少風火。」

阿福道：「我在錢公館也很安逸，也沒有擔什麼風火。那人道：「老弟，不信由你，現在你們的老爺，外面的人把他恨得要不得。范高頭手下一般弟兄，正在商議要做掉他呢。」

阿福道：「真的麼？」

那人道：「怎麼不真，我聽得好多個人說了。一竟要告訴你，一竟找不著你。老弟，你通只賺他幾塊錢一個月，白賠掉一條性命，很是不合算起來。他們這班人，不是洋槍就是刀，洋槍與刀，都是沒有眼珠兒的，你想可怕不可怕。再者，你在他手下吃緊時光，還是逃走的好，還是保護他的好？豈不是個進退兩難。」

阿福道：「你曉得他們幾時才動手？」

那人道：「沒有仔細，我看有了這個風聲，總也不遠了。」